

忧伤的怪柳

□王玉玲

最初这里是一片荒蛮之地，沙蓬和稀疏的蒿草生长在沙土地上。它们的脚下就是那个流动的沙丘，家乡人叫它白沙沱。风来沙暴起，风住草不生。苍天是有眼的，曾几何时，它让一群树种生长在这里，用它们顽强的生命力驻扎在沙坨中，护卫着这片土地，这个树种就是怪柳，当地人也叫它疤痢柳。

对于河岸边生长的这片怪柳林，我并不陌生，可以说很熟悉。熟悉得如同我的村庄，我的父母。从少年到中年，它给予我身心和精神上很多的滋养，也给沿岸村庄以庇佑，它在岸边驻扎，像一个战士看着脚下的流沙，形成一道安全屏障。

我曾为它的生存写文字呼吁过，也为它的嶙峋怪态写诗文赞美过。在生态环境日渐好转的今天，以为它的处境不再令人担忧。可是前几天再次走入河岸边那片怪柳林，我的心里涌入更多的是忧伤。好像听到一种声音在质问：人，为什么不能为一棵树让出一条路呢？

生长在辽西河流域的这片怪柳林，它在科尔沁地区的作用可能不仅是防风护沙，更是一种植物的活标本，所以才有“西有胡杨，东有怪柳”的说法。

怪柳的生命非常顽强，耐风沙，耐干旱，抗雷击。在十五年前村庄外的河渠边，村东的土路两旁，大片的土地都是怪柳的身影，之后的一些年月里，人进树退。怪柳因七扭八

歪的身形，不能出木材无所用，不得不为农田让路。村外一大片一大片的怪柳林，被连根拔除。从漫山遍野的铺展，锐减到今天，只有在麦新镇西部的河岸边还残存一小片。

这一小片怪柳林，成为摄影爱好者的最佳拍摄地，也成为当地作家亲近自然的一处采风地。它的形态气象万千，白垩纪的恐龙，展翅飞翔的老鹰，匍匐在地上的蜥蜴，张着嘴的大蟒蛇，就像一些动物被附身在一棵柳身上。

中央电视台“发现探索”栏目曾在怪柳林里拍摄过纪录片，记录了它独特怪异的美。

因为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更显得弥足珍贵。

可在当地村民眼中，它就是一片平常无用的疤痢柳。村南面的怪柳林里，住着一户人家。这片怪柳林用网围栏拉起来，牛羊进不来，自从退耕还林的政策之后，这户人家的房屋被拆除，围栏也被拆除。牧羊的人趁早晚偷偷地溜进来放牧，生长了几十年已经茶碗口的藤类植物红柳，被砍断喂羊。放羊的人心里装着羊群，只知道羊吃草木，却没想到砍断的树木可能不会再喂养羊群了。有的村民甚至偷偷涌到临近河岸的地方，把细一些的小怪柳砍柴烧。那些手腕粗细的藤也被砍断，在树上摇晃，令人心疼。它们没有死于狂风，没有死于干旱，没有死于雷击，却死于人类的砍伐。树林里，树木的断骨处写着不甘。

未成年而死，谓之殇，这是《辞海》的说法。对一些年幼的怪柳，尤其是一棵被拦腰砍断的小怪柳面前，我能说什么呢？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们，千百年的砍柴烧火，烟囱冒烟，似乎又没法责备他们……

树林里的草叶、菌类和羊奶棵的嫩叶都是羊群喜欢的食物，羊群走过的地方，草木矮下半个腰身，甚至没了腰身，羊群的嘴里带着一把镰刀，它们像是一群打草机。羊群频繁出入的树林，一个月后，寸草不生。封山禁牧，对草木绝对是一种保护，对于沙化的土地是一种休养生息之道。

这片怪柳不仅仅是义和萨拉村的怪柳，它是科尔沁的怪柳，是西辽河流域整个生态屏障的怪柳。保护它，就是保护我们适宜的生存环境。从征服自然、消费自然到保护自然，这需要很多人和部门的关注。

“沙漠怪柳”像外来客，不知什么时候呼啦啦生长一片，现在却极少有幼苗出现。现在只有奈曼境内和开鲁境内有少量残存的怪柳，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片怪柳，来看看四季的它们有多么曼妙，风景多么美丽。希望这片最后的怪柳林能长久地生长在山林里，而不是生长在绝版的图片里……

走向明媚的春天

□刘桂芳

当细雨静静地飘过屋檐
当微风轻轻地滑过指尖
当深秋的红叶漫山红遍
中国共产党再次发出坚定的誓言
我想对你深情诉说百年的故事
大声表白我对你无比的爱恋

从最初的星星之火
你已走过了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沧桑巨变
一个泱泱大国
傲然屹立在世界面前

新时代的发展理念助力脱贫攻坚
仁义礼智信的中国海纳百川
飞驰的高铁通向世界
太空的梦想载人飞天
青藏铁路在最高的海拔上延伸
中国港牵动着世界的每一边

伟大的党啊
唱响和平之歌，伸出绿色橄榄
先烈们用热血换来的安宁
谁敢破坏，我们绝不手软

这是公元2022年深秋的天安门
这是必将载入史册的治国箴言
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
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在肩

让彪炳史册的二十大精神化作惊雷
携长江的胸怀，揽长城的信念
让自豪的民族，被胜利的荣耀和光明盈满
战神的号角已经响彻大地高山
我们的党阔步走向明媚的春天

在麦新雕像下

□刘薇薇

已经是第三圈了
以你为中心，以池水为半径的漫步
我常以这样的方式冥思和反省

十月，丛林换上了彩衣
叶子们焦灼不已
纷纷接受大地的邀请
我眯着眼，抬头看你
夕阳下，你金色的衣角翻动
挥舞着手臂，眼神坚毅
稀疏的家雀儿，在你的肩头停落
隔着75年变幻的光影
啾啾唱和
流失多年的生命旋律
前面，人群在跳广场舞
背面，缤纷的秧歌队来
来去去
一天就要走到尽头
人世的烟火描出绵延的
轮廓

高原之上(外三章)

□姚万辉

黄土梁的根脉，九九八十一弯。还不时地亲吻白云的额头，绯红的脸颊，逐渐变成高原红。几声汪汪汪的犬吠，是追寻的呐喊，等与不等，在送别之间。
荞麦花的白，吸引小蜜蜂的簇拥。送你一瓶蜂蜜，作别相识一场的礼物，一旦想起，是多么甜美。
送君至此，路途漫漫，漫长路。一个回看瞭望的男人，一个挥手致意的女人，一而再再而三，品味眷恋与不舍。
一个凝聚的点，被定格，是否被时间流失的分分秒秒，潜移默化地淡忘，有谁能知道？

亲爱的草原

一望空深处，碧绿染芳心。万绿丛中一朵红花，萨日朗的存在感，如此强烈。
惊眸，别怪我如此多情，“谁解花间意？”宽恕我那双无情的大手，占有欲的强烈，归结于人性的贪婪，一瓶水，只能是聊以慰藉，枯萎已成定局。
多年以后，我又打马草原，是否还认得，那个莽撞的少年，再一次到来。
不要责备曾经的过失，一颗心被漂泊的步履蹂躏。
忆起又何妨，不曾寻找到，当年青葱柔嫩的岁月。

鸟儿是鲜活的动词

明媚的清晨，一只羽毛漂亮的小鸟，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上下翻飞，声音清脆悦耳，打破了果园的寂静。
跃然枝条中，在画家笔触里的小生灵，活灵活现，雀跃不止。
一幅素描，栩栩如生，醉了流年。
不远处，飞来一枚土坷垃，扰乱了意境里的情趣，惊飞了彼此的欢吻。

老骨头

一副老骨头，支撑起一个身体，在季节里耕耘，企盼在梦里开花结果。
鞭子不时地抽打残喘的老牛，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象任性地抽打，泛起几记鞭痕，清晰呈现在脊背上。定格画面里飘过深深浅浅的泥污，驮载厚重的夕阳，踏上归途。
老人与老牛的和諧，弄疼了岁月里的回眸。

静美黄昏

□管淑平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每每读到林和靖的《山园小梅》时，都会被他诗句里所描绘的黄昏之景所深深震撼。

黄昏，美得纯粹，美得自然。黄昏，是迷人的，像是正在做一个甜甜的梦，伴着一抹柔和的橘色的韵调，静谧，温柔，似水。

天边的霞光，一片斑斓，但却并不耀眼。太阳还未作别西天的云彩，天色还未变淡，然而，一轮圆月早早地从东边的地平线上冒出了半边脸来。风轻轻地吹着，轻轻地拂去还停留在你心头的那一抹喧嚣与焦躁。

每每在黄昏来临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地对着天空的云霞挥一挥手，就像是和一位老朋友的相遇，与他问候交流。如画的夕阳，这时候也成了一位忠实的听众，它总是静静地聆听着我们的喜怒忧思。偶尔，为了引逗我们开心，它也会如同孩童般，用一层层的霞光，悄悄地晕红我们的脸颊。

黄昏的迷人，或许，就在于它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可以让忙忙碌碌的人们暂时停下匆匆的脚步，获得片刻的宁静。你可以在夕阳的柔波里看书闲谈；也可以趁此时微风如絮，择一小凳而坐，让心灵缓缓靠岸，回忆回忆往昔，或者憧憬憧憬未来，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这样的时间里，你也会被那黄昏中的景致所惊艳。云静静地飘着，水慢慢地流着，树与花与草悠悠地生长着，一种久违了的自然之美，呈现在你的眼前。你久久地看着它们，渐渐地，似乎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一颗星，一棵树，一株草，一片叶儿。

不久，天色渐渐发暗了，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活儿，泡上一壶老茶，闲坐小院内，开始享受着难得的悠闲。再也望不见天边的霞光，月儿，已沿着轨迹，泛着皎洁的光辉开始占据夜的舞台；云，也变了，换上了一件镶嵌着点点星光的暗色晚礼服；树，如同踏着夜色而来的仙女，衣袂飘飘，透着一种含而不露的美感，朦胧，飘逸，神秘。

有的时候，不免生出这样的想法来，如果把人生的晚年比喻成黄昏，那么，黄昏应该是人生最美的模样了。从年轻时的意气未定到老年时的波澜不惊，一切的经历都如同一部部旧日时光里的电影，在你眼前慢慢地放映，又慢慢地丰盈着你所有的心绪和情感。

正如冰心所说的：“文字，是世界上无用的东西，写不出这种空灵的妙景。”黄昏的美，也是如此，自然中带着神韵，让人欣慰，让人敬畏，让人浮想联翩。



西
辽
河
奔
腾
岁
月
张
启
民
摄

担心

□刘洪文

爷爷生病在镇上住院已经有一周时间了。镇医院离家不算远，也就十几里的路程。爷爷的病不重，老年性的“三高”引起的身体不适而已，但需要住院调理几天，很快就能出院。

为了不让奶奶担心，小吴只告诉奶奶，爷爷没啥事儿，过几天就回来了，让奶奶在家耐心等着。

奶奶也很听话，每天吃完饭后就坐在窗前看风景。早春的风景，美丽如画，新柳青芽，草绿微黄，远远望去，像铺了一地美丽的山水画卷，一切都那么和谐。奶奶有时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人也固化成了风景，木雕泥塑一般。

等到第八天时，奶奶再也坐不住了，像小孩子一样央求小吴一定要带她去医院看一眼，否则就不让小吴走。她说：“你不让我去，我放不下心，总觉得不踏实，连做梦都是你爷爷的影子。”

小吴被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您去也可以，但必须听我的，不能乱走动，也不能待太久，更不能动不动就哭鼻子，抹眼泪，一切行动听指挥。”奶奶不住地点头，连连道谢。

当天下午，小吴去医院送饭时，把奶奶要来的消息传递给爷爷。没想到，爷爷一听马上紧张起来，匆匆忙忙吃完了饭，便让小吴赶紧把他的病号服洗了，让他把剃须刀充好电，牙膏、牙刷、洗头膏全都换新的，毛巾叠好，拖鞋摆正，暖水瓶打开好水，同时别忘了明天早晨提前买一束鲜花插起来，说是这样显得精神……

爷爷的这波神操作，把小吴给逗乐了：“这又不是迎接领导检查，瞧把您紧张的，用不用给您美容？做个‘拉皮’，拍个‘黄瓜’啥的？”

爷爷也笑了：“要真是大领导来我还就不怕了，你爷爷啥大人物没见过。别忘了，你爷爷也是打过枪、打过仗，上过战场的人，保家卫国，生死不惧，连国家领导人都接见过俺。可对你奶奶不行，怕

了她一辈子，她要是见到我这神色有点儿不对，会担心的……”

小吴答应着走了。出门时没忘记调侃爷爷：“放心吧‘妻管严’，我办事，保管您满意！”

次日，小吴一切安排妥当，才回村里接奶奶。一路无语。到医院后，小吴带着奶奶直奔病房。爷爷正躺在床上看报纸。今天精神状态相当不错，胡子刮得很干净，露出青须须的胡子茬，脸色也显得比平常红润了许多。病房里面很干净，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暖洋洋的，让人浑身舒畅。

“咋样，今天感觉好些吧？是不是进一步恢复中啊？照这样下去就快要满血复活了吧？”小吴一边放下食盒，拽过凳子，一边跟爷爷耍贫嘴：“今天我可把奶奶给您带来了，好几天没见着，是不是想得慌啊？您二老慢慢聊吧！我就不当‘电灯泡’了。喂，奶奶呢？”小吴猛一转身，却发现奶奶不见了。

这是咋回事？下车之后，这一小段路上跟丢了？

小吴顾不上多想，急急忙忙往外走。刚出病房门，就见奶奶正对着墙壁上的消防栓玻璃镜认真整理头发呢。见小吴出来，奶奶边拽衣襟边说：“快看看奶奶的头发顺不顺？衣服还整齐吧？脸色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妥……”

小吴乐了：“这又不是相亲，您收拾得那么干净利索干嘛？咋，怕我爷爷相中别人家老太太，不要您啊？”

奶奶也笑了：“这熊孩子，跟谁都开玩笑，没大没小！”继而轻叹一声，说：“不行啊！这么多天没见着你爷爷，他要是见我哪里不对劲，会担心的……”



哦，那口老井

□蒋丽敏

水里泡着，这只“笆斗子”已经变成了土褐色。打水的人拎起“笆斗子”把水倒进自己带来的铁桶里，然后很随意地把“笆斗子”往井里一抛，轱辘就飞快地转动起来，身上的绳子也随之回到了井里，“当”的一声，“笆斗子”掉进了水里，随后下一个人拿起井绳在水里荡几下，轱辘又开始“吱扭吱扭”地唱起歌儿来……

夏天的小村子实际上是很忙碌的，小孩子都是家里的好帮手，打猪草，挖野菜……只是到了晚上，井边又开始热闹起来，还有的人家要打水浇自家的小菜园，怎么浇呢？挖一条水渠，水渠很窄，一步就能跨过去，我们叫它“阳沟”。几乎所有人家的“阳沟”都从姥姥家的门口经过，我就趴在“阳沟”边，看着水一股股地流过来，流向家家户户的小菜园，有时候还会忍不住趴在地上喝几口水，真凉快！一个轱辘，一口井，一条“阳沟”就像一条条血管把村子里的家家户户连接起来，把村子里的所有人家变成了亲人！

冬天到了，冬日的暖阳斜斜地照在轱辘上，井台也比平时高出了许多，上面全是白色的冰，我小心翼翼地爬到井边，看见井里黑咕隆咚，过了一会儿，才隐约看见绳子吊着的“笆斗子”静静地躺在黑黑的井水里，再过一会儿，隐隐约约看见

井水似乎冒着白色的雾气。井壁上的青苔早就被白色的冰层层覆盖，井口变得很小，感觉只是比打水的“笆斗子”稍微大一些。井台外面的空地上，早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地，“打冰杂儿”“溜冰车”，什么工具没有的就在冰上打“冰出溜儿”。打冰出溜，实际上就是一条冰路，这条冰路大约二三米长，大家排着队，前面的打完冰出溜，再到后面去排队。这时候，谁要是穿一双塑料底的鞋子，谁就能滑得最远，滑得最远的就是“英雄”！

快过年了，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这时候男孩子们又多了一项运动——“踢足球”。这可是一个特别的足球，就是猪身上的膀胱，吹大了后，变成了男孩子们的“足球”，这个“足球”踢碎了，另一家杀猪了，足球总是源源不断地踢到第二年正月……

如今，这口老井早已不见了踪影，井边的空地上被一户人家盖了房子，姥姥家门前的“阳沟”连痕迹都没了，和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我那回不去的童年……

